

二十一世纪文库

WORLD FAMOUS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基督山伯爵



延边人民出版社

二十一世纪文库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基督山伯爵 (上)

〔法〕大仲马 著

胡家璇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船到马赛

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了望员在避风堰了望塔上向人们发出了信号，告诉他们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它是从士麦拿出发，经过的里雅斯特和那不勒斯来的。立刻一位领港员被派出去，绕过伊夫堡，在摩琴海岬和里翁岛中间他们登上了船。

圣·琪安海岛的平台上一会儿便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在马赛，一艘大船的进港终究是一件大事，尤其是象法老号这样的大船，船主是本地人，并且船又是在佛喜造船厂里制造装配的，于是就特别引人注目。

法老号渐渐驶过来了。它已顺利通过了卡拉沙林岛和杰罗斯岛之间由几次火山爆发所造成的海峡，绕过波米琪岛，驶近了港口。虽然船上扯起了三张主桅帆，一张大三角帆和一张后桅帆，可是它驶得非常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以致于岸上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预感到有什么不幸的事发生了，于是人们互相询问船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不过那些航海行家们一眼就看出，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一定与船的本身无关。因为从各方面来看，它并无丝毫失去操纵的迹象。领港员正在驾驶着动作敏捷的法老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甬道进口。在领港员的旁边，一位青年正在动作灵敏地打着手势，他那锐利的眼光盯着

船的每一个动作，并重复领港员的每一个命令。

岸上看热闹的人中散发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情绪。其中有一位忍不住了，他等不及帆船入港就跳进了一只小艇，迎着大船驶去，那只小艇在大船到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时便靠拢了法老号。

大船上的那个青年看见了来人，摘下帽子，离开了领港员并来到了船边。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青年，年龄大约莫有十九岁左右的样子，一双黑色的眼睛和一头乌黑的头发；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那种镇定而且坚毅的气质是只有从小就经过大风大浪的人才具有的。

“啊！是你呀，唐太斯？”小艇的人喊道。“怎么了？为什么你们船上看起来这样丧气？”

“太不幸了，莫雷尔先生！”那个青年回答说，“太悲惨了，尤其是对我来讲！在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我们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货呢？”船主焦躁地问道。

“货都安全，莫雷尔先生。那方面我想你是能够满意的。但可怜的莱克勒船长——”

“货物怎么样？”船主问道。

“货物完好无损，平安到达。但是，可怜的莱克勒船长却……”

“他怎么了？出了什么事？”船主带着稍微放松一点的口气问道。“那位可敬的船长怎么了？”

“他完了。”

“掉到海里了吗？”

“不，先生，他是得脑膜炎死的，临死时痛苦极了。”说

完他便回头对船员喊道：“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动起手来。船上一共有八到十个海员，他们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跑到三角帆和主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和卷帆索。那个青年水手四下环视了一下，看到他的命令已经被迅速准确地执行，便又转过脸去对着船主。

“这件不幸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船主先等了一会儿，才又回到原来的话题。

“唉，先生！完全是始料不到的事。他们在离开那不勒斯以前，莱克勒船长曾和那不勒斯港督谈了很久。开船的时候，他就感到头疼。二十四个小时以后，他就开始发烧，三天后就死了。我们按照惯例海葬了他，想来他也可以安心长眠了。我们把他端端正正地缝在吊床里，头脚处放了两块各三十六磅重的铅块，在艾尔及里奥岛外把他海葬了。我们把他的佩剑和十字荣誉勋章带了回来，想交给他的太太做纪念。船长这一生算是没虚度了。”青年的脸上露出抑郁的微笑，又说，“他和英国人打仗打了十年，到最后仍能象常人那样死在床上。”

“爱德蒙，你知道，”船主说，他显得越来越放心了，“我们都是普通人，都免不了一死，老年人始终要让位给青年人。不然，你看，青年人就无法升迁，而且你已向我保证货物——”

“货物是完好无损的，莫雷尔先生，放心吧。我想这次航行你至少可以赚二万五千法郎。”

这时，船刚好驶过圆塔，青年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

他的命令马上被执行了，好象在一艘大战舰上一样。

“收帆！卷帆！”最后那个命令刚下达完，所有的帆都收了下來，船在凭借惯性向前滑行，几乎感觉不到是在向前走了。

“现在请您上船来吧，莫雷尔先生，”唐太斯说，他看到船主已经有点着急，便说道，“你的押运员腾格拉尔先生已经走出船舱了，他会把详细情形告诉您的。我还得去照顾抛锚和给船长挂丧的事。”

船主没再说什么，立即抓住了唐太斯抛给他的一条绳子，以水手般敏捷的动作爬上船边的弦梯，那青年去执行他的任务了，把船主和那个他叫做腾格拉尔的人留在了一起。腾格拉尔正向船主走来。他大约有二十五六岁，天生一副对上谄媚对下轻视无礼，令人作呕的面孔。他在船上担任押运员，本来就惹水手们讨厌，而且他个人的一些作风也是惹人讨厌的一个因素，船员都非常憎恶他，却很爱戴爱德蒙·唐太斯。

“莫雷尔先生，”腾格拉尔说，“你听说我们的悲惨遭遇了吧？”

“唉，是的！可怜的莱克勒船长！他的确是一个既勇敢又诚实的人！”

“并且他也是一名一流的海员，是在大海与蓝天之间度过一生的——是负责莫雷尔父子公司这种重要的公司的最合适的人才。”腾格拉尔答道。

“但是，”船主一边说，一边把眼光盯在了正在指挥抛锚的唐太斯身上，“我看，腾格拉尔，一个水手要干得很内行，也不必象你所说的那样的老海员才行，因为你看，爱德蒙，

不需要任何人的指示，似乎也干得很不错，完全可以称职了。”

“是的，”腾格拉尔向爱德蒙扫了一眼，仇视地说，“是的，他的确很年轻，而年轻人总是自视甚高的，船长刚去世，他就跟谁也不商量一下，竟然自作主张地独揽指挥权，冲下面发号施令起来，并且还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没有直航返回马赛。”

“说到他执掌这只船的指挥权，”莫雷尔说道，“他既然是船上大副，这就该是他的职责。至于在厄尔巴岛耽误了一天半的事情，是他的错，除非这只船有什么故障。”

“这只船是象咱们的身体一样，毫无毛病，莫雷尔先生，那一天半的时间完全是浪费——只是因为他要到岸上玩玩，再没有其他什么事吧。”

“唐太斯！”船主转过身去喊青年，“到这儿来！”

“等一下，先生，”唐太斯答道，“我就来。”然后他对船员喊道，“抛锚！”

锚立刻抛下去了，铁链哗啦啦一阵响声。虽然有领港员在场，唐太斯仍然克尽职守，直到这项工作完成，才喊“降旗，把旗降在旗杆半中央，把公司的旗也降一半致哀，”“看，”腾格拉尔说，“他简直是自命为船长了。”

“嗯，事实上，他已经的确是船长。”船主说。

“不错，就差你和你的同伙签字批准了，摩斯尔先生。”

“那倒不难。”船主说，“不错，他很年轻，可是依我看，他似乎可以说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

一片阴云掠过腾格拉尔的眉边。

“对不起，莫雷尔先生，”唐太斯走过来说，“船现在已

经停妥，我可以听从您吩咐了。您刚才是在叫我吗？”

腾格拉尔后退了一两步。

“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在厄尔巴岛耽搁了一天半时间。”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十分清楚，我只是在执行莱克勒船长最后的一个命令罢了。他在临死的时候，要我送一包东西给贝特朗元帅。”

“你见到他了吗，爱德蒙？”

“谁呀？”

“元帅。”

“看见了。”

莫雷尔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把唐太斯拖到一边，急急忙忙问道：“陛下他好吗？”

“看上去倒还可以。”

“这么说，你见到陛下了，不是吗？”

“我在元帅屋里的时候，他走了进来。”

“你和他讲话了吗？”

“是他先和我讲话的，先生。”唐太斯笑着说。

“他和你都讲了些什么？”

“问了我一些关于船的事。什么时候启航开回马赛，从哪儿来，船装了些什么货。我敢说，如果船上没有装货，而我又是船主的话，他肯定会把船买下来的。但我告诉他，我只是大副，船是莫雷尔父子公司的。‘哦！’他说，‘我了解他们！莫雷尔这个家族的人历代都当船主。当我驻守在瓦朗斯的时候，我那个团里也有一个姓莫雷尔的人。’

“太对了！一点不错！”船主高兴地喊道。“那是我的叔

叔波立卡·莫雷尔，他后来被晋升到上尉。唐太斯，你一定要告诉我叔叔，说陛下还记得他，你将看到那个老兵，被感动得掉眼泪。好了，好了！”他慈爱地拍拍爱德蒙的肩膀，继续说，“你做得很对，唐太斯，你是应该执行莱克勒船长的命令，在厄尔巴岛靠一下岸的——可是如果你曾带了一包东西给元帅，并还同陛下讲过话的事被人知道的话，那你就受连累的。”

“我怎么能受连累呢？”唐太斯问道。“我根本都不知道带去的是什么东西，而陛下所问及的，又是一般的人所常问的那些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部的检查员来了”说完那青年人就向舷门那儿走过去了。

他刚离开，腾格拉尔就凑了过来，说道：

“哦，看来他已有充分的理由来向您解释他为什么在费拉约港靠岸的原因了，是不是？”

“对，理由非常充分，我亲爱的腾格拉尔。”

“哦，那就好，”押运员说，“看到一个同伴工作上不能尽责，心里总是十分难受的。”

“唐太斯是负责的，”船主说道，“这件事不必多说了，这次耽搁是照着莱克勒船长的吩咐做的。”

“谈到莱克勒船长，唐太斯没有把一封他的信转交给你吗？”

“给我的信？没有呀。难道有一封信吗？”

“我相信除了那包东西外，莱克勒船长另外还有一封信让他转交的。”

“你说的是一包什么东西，腾格拉尔？”

“噢，就是唐太斯在费拉约港存下的那包东西呀。”

“你怎么知道他曾经留了一包东西在费拉约港呢？”

被船主这样一问，腾格拉尔的脸涮地红了。“那天我经过船长室门口时，那门是半开着的，于是我看见船长把那包东西和一封信交给了唐太斯。”

“他并没有跟我说这件事，”船主说，“但是如果有信，他一定会交给我的。”

腾格拉尔想了一会儿。“这样的话，莫雷尔先生，”他说，“有关这事，请你别再去问唐太斯了，或许是我弄错了。”

这时，那青年人回来了，腾格拉尔于是乘机跑掉了。

“喂，我亲爱的唐太斯，你现在好了吧？”船主问。

“没事了，先生。”

“你回来的挺快呀。”

“是的。我拿了一份我们的进港证给了海关关员，别的证件，我已经交给了领港员，他们已派人和他同去了。”

“那么你在这儿的事都完成了，是吗？”

唐太斯向四周看了一下。

“没事了。现在一切都妥了。”

“那么，你愿意和我共进晚餐吗？”

“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我得先去看看我父亲。可是对你的盛情我还是万分感激的。”

“没错，唐太斯，的确是这样，我早就认为你是一个好儿子。”

“嗯……”唐太斯犹豫了一下，问道：“你知道我父亲的近况吗？”

“我相信他很好，我亲爱的爱德蒙，不过近来我并没见到他。”

“是啊，他总爱把自己关在他那个小屋里。”

“但那至少可以说明，当你不在的时候，他的日子还可以的。”

唐太斯微笑了。“我父亲是很要强的，很要面子，先生。即便是他饿肚子没饭吃了，恐怕除上帝以外，他不会找任何人去乞讨的。”

“那么好，你先去看你的父亲吧，我们等着你。”

“恐怕我还得再请你原谅，莫雷尔先生，——因为我看过父亲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一下。”

“真是的，唐太斯，我怎么忘了，在迦泰罗尼亚人那里，还有一个人也象你父亲一样在非常焦急地期待着你呢，——那可爱的美塞苔丝。”

唐太斯脸红了。

“哈哈！”船主说，“难怪她到我这儿来了三次，打听法老号有什么消息没有呢。嘻！嘻！爱德蒙，你的这位小情妇可真漂亮死了！”

“她不是我的情妇，”青年水手十分庄重严肃地说，“她是我的未婚妻。”

“有时是一回事。”莫雷尔微笑着回答。

“我们俩可不是这样，先生。”唐太斯答道。

“得了，我亲爱的爱德蒙，”船主又说，“我不耽误你了。我的事你办得很出色，我也应该让你有充分的时间去痛痛快快地办一下自己的事了。你要钱用吗？”

“不，先生，我的报酬还都在这儿，——可能有三个月的薪水呢。”

“你可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伙子，爱德蒙。”

“我还有一位可怜的父亲，先生。”

“不错，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儿子。那么去吧，去看你的父亲去吧。我也有个儿子，要是他航海三个月回来后，还有人阻扰他来看我，我会大大地发火的。”

“那么我可以走了吧，先生？”

“走吧，如果你再没有什么事要跟我说的话。”

“没有了。”

“莱克勒船长临死前，没有托你交一封信交给我吗？”

“他当时已根本不能动笔了，先生。不过，我倒真想起了一件事，我还得跟你请两星期的假。”

“是去结婚吗？”

“是的，先是去结婚，然后还要到巴黎去一趟。”

“好，好。你就离开两个星期吧，唐太斯。反正船上卸货要用六个星期，卸完货后，还得要过三个月以后才能再出海，你只要在三个月以内回来就行了，——因为法老号，”船主拍了拍青年水手的背，又说，“没有船长是不能出海的呀。”

“没有船长！”唐太斯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不禁地说道，“你说什么呀，你好象窥视到了我心底最神秘的一线希望。你真要任命我做法老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唐太斯，假如我是一人说了就算数的，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事情也一言为定了，但你也知道，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谁有了一个同伙，谁就有了一个主人。但这事至少已经成功一半了，因为在两张投票之中，你已得到了一票。让我去把剩下那一票也为你争取过来吧，我尽量办到。”

“啊，莫雷尔先生，”青年水手的眼睛里闪着泪花，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莫雷尔先生，我代表我父亲和美塞苔丝两人感谢你了。”

“好了，爱德蒙，别提了，上天保佑好心人！快到你父亲那里去吧，快去看看美塞苔丝吧，然后再到我这儿来。”

“我把您送上岸吧？”

“不用了，谢谢你。我还得留下来和腾格拉尔对一下帐目呢。你在这次航行里对他还满意吗？”

“那得看您的问题是指哪一方面了，先生。如果您的意思是问，他是不是一个好伙计？那么我要说不是，因为从那次我傻里傻气地和他吵了一次架以后，我曾经向他提议在基督山岛停留十分钟以消除不愉快，我认为他从那以后开始厌恶我了——那次的事我本来就不该提那个建议，而且他拒绝我也是很对的。假如你的问题是指他做押运员是否称职，那么我就说他是无可挑剔的，对他的工作能会满意的。”

“可是你要告诉我，唐太斯，如果由你来负责法老号，你愿意把腾格拉尔留在船上吗？”

“莫雷尔先生，”唐太斯答道，“不论我做船长也好，做大副也好，凡是那些能得到我们船主信任的人，我对他们是极尊重的。”

“好，好，唐太斯！我看你在各方面都是不错。别让我再耽误你了，快去吧，我看你已经有些急不可耐啦。”

“那么我可以走了吧？”

“快走吧。我已经说过了。”

“我可以用一下您的小艇吗？”

“当然。”

“那么，莫雷尔先生，再会吧。再一次多谢您啦！”

“我希望很快后能再看到你，我亲爱的爱德蒙。祝你好运！”

青年水手跳上了小艇，坐在船尾，吩咐向卡纳比埃尔街划去。两个水手即刻划动起来，小船便飞快地在那从港口直到奥尔兰码头的千百只帆船中间穿过去。

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上了岸，消失在卡纳比埃尔街上的人流里。这条街从清晨五点钟直到晚上九点钟一直都着川流不息。卡纳比埃尔街是马赛最有名的街道，马赛的居民很以它为自豪，他们甚至煞有其事地庄重地宣称：“如果巴黎也有一条卡纳比埃尔街，那巴黎就可叫做小马赛了。”

船主转过身来时，看见腾格拉尔正好在他背后。腾格拉尔表面上看似在等候他的吩咐，但实际上却象他一样，在目送那青年水手。这两个人虽然都在注视着爱德蒙·唐太斯，可是两个人目光里的神情和含义却大不相同。

第二章 父与子

我们暂且先不谈腾格拉尔如何怀着仇恨，竭力在船主莫雷尔的耳边讲他的同伴的坏话。且说唐太斯过了卡纳比埃尔街，沿着诺埃尹街转入梅兰巷，走进了靠左边的一家小房子里。他在黑暗的楼梯上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按着他那狂跳的心上，急急地上了四层楼梯。他停在一扇半开半掩的门跟前，那半开的门里是一个小房间。

唐太斯的父亲就住在这个房间里。法老号到港的消息老人还不知道。这时他正好踩在一张椅子上，用颤抖的手指窗口绑扎着牵牛花和菱草花，想编成一个花棚。忽然他觉得一只手臂拦腰抱住了他，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喊了起来，“父亲！亲爱的父亲！”

老人惊叫了一声——转过身来，一看是自己的儿子，就颤巍巍地面无血色地倒在了他的怀抱中。

“你怎么啦，亲爱的父亲！你病了吗？”青年吃惊地问。

“不，不，我亲爱的爱德蒙——我的孩子——我的宝贝！我没想到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死了，这样突然地看见你太让我激动了——天哪，我觉得我都快要死了。”

“高兴点，亲爱的父亲！是我——真的是我！人们都说高兴绝不会伤害身体的，所以我就偷偷地溜了进来。嗨！对我笑笑，不要拿这种怀疑的眼光看我呀。是我回来啦，我们现

在要过快乐的日子了。”

“孩子，我们要过快活的日子，——我们要过快活的日子？”老人说道。“但我们怎么才能快活呢？难道你永远不再离开我了吗？来，快告诉我你交了什么好运了？”

“愿上帝宽恕我：我的幸福是建立在另一家人丧亲的痛苦之上的，但上帝知道我并不是真心要这样做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实在无法装出那种悲哀的样子。父亲，我们那位好心的船长莱克勒先生已经死了，承蒙莫雷尔先生的推荐，我非有可能接替他的位置。你懂吗，父亲？你想，我二十岁就可以当上船长，薪水是一百金路易，还可以分红利！这可是象我这样的穷水手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呀。”

“是的，我亲爱的孩子，”老人说，——“是的，这真是一件大喜事的。”

“嗯，等我拿到第一笔钱，我就为你买一所房子，要带花园的，你可以在里面种种牵牛花、萎草花和皂荚花什么的。你怎么了，父亲，难道你不好受？”

“没什么，没什么，一会儿就会好的。”老人说着，终因年老体弱，力不从心，倒在了椅子上。

“来，来，”青年说，“喝点酒吧，父亲，你就会好的。你把酒放在哪儿了？”

“不，不用了，谢谢。你不用找了，我不想喝。”老人说道。

“喝，一定要喝父亲，告诉我酒在什么地方？”唐太斯一面说，一面打开了两三个碗柜。

“你找不到的，”老人说道，“没有酒了。”

“什么！没有酒了？”唐太斯说，他的脸色渐渐白了，看着老人那深陷的双颊，又看了看那空空的碗柜——“什么！没有酒了？父亲，你缺钱用？”

“我只要等到了你，就什么都有了。”老人说。

“可是，”唐太斯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啜嚅地说，——“但是三个月前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过两百法郎呀。”

“是的，是的，爱德蒙，一点儿也不错。但你当时忘了你还欠我们邻居卡德鲁斯小债一笔。他和我提起了这件事，对我说，假如我不代你还债，他就会去找莫雷尔先生，去向他讨还，所以，为了避免得你受到影响……”

“那么？”

“于是，我就把钱还给他了。”

“但是，”唐太斯喊了起来，“我欠了卡德鲁斯一百四十法郎啊。”

“不错。”老人呐呐地说着。

“那就是说你就从我留给你的两百法郎里出来还给了他？”

老人做了一个肯定的表示。

“这么说，三个月以来你就只凭六十法郎来维持生活！”青年自言自语地说。

“你知道我的花销不大。”老人说。

“噢，上帝宽恕我吧！”爱德蒙哭着跪在了老人的面前。

“你这是怎么了？”

“你使我感到太痛心了！”

“这没什么，孩子。”老人说，“我一看到你，就什么都